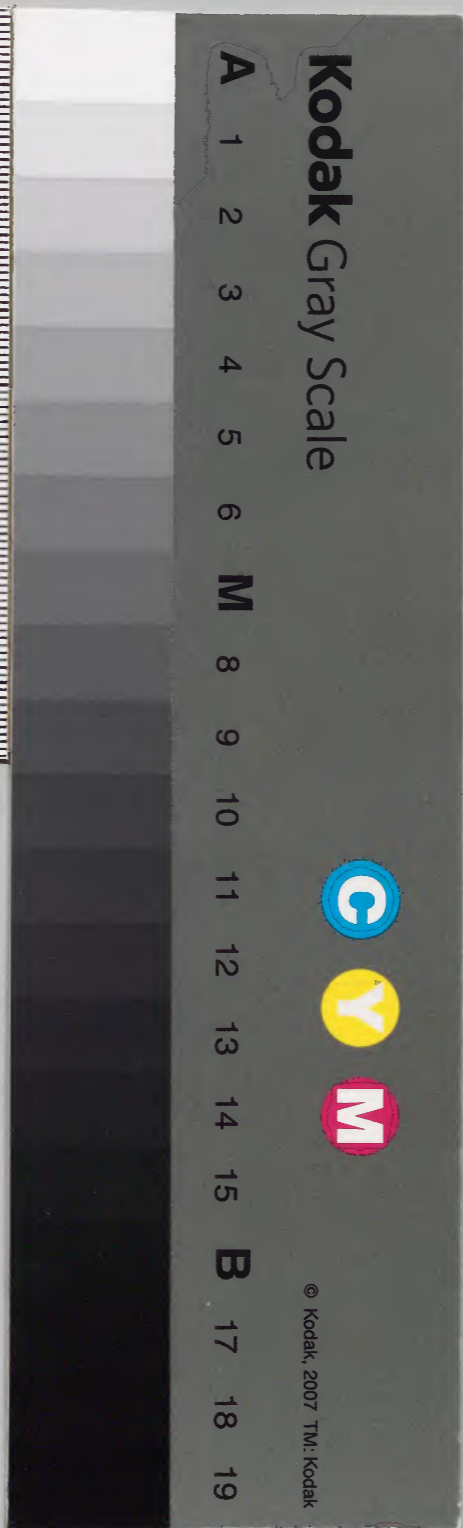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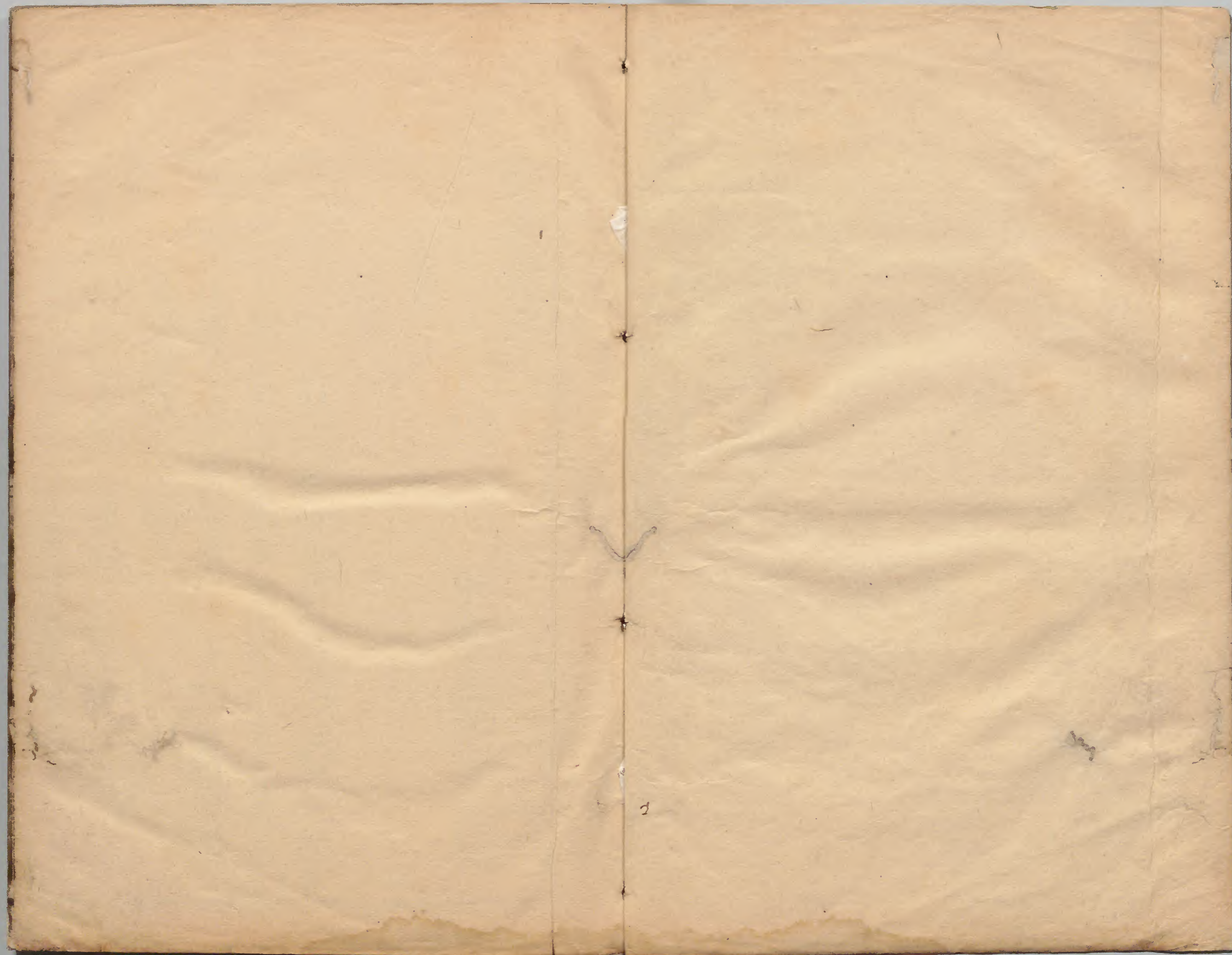
潘本醫說

漢書門			
二	九	四	三
七	四	二	三
册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〇〇	一	二九四三
函	九	七
架	册	號

番號	漢	12943
册數	7	(2)
函號	300	199





醫說卷第二

醫書

醫書

宋新安張景季明集

大學東
校典藉
局之印

江戶醫學
疇書

醫書

醫書

醫書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命雷公岐伯教制九鍼著
內外經素問之書咸出焉黃帝內傳曰帝昇為天子
鍼經脉訣無不備也故金匱甲乙之類皆祖黃帝

黃帝與岐伯問難

黃帝御極坐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以謂人
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相盪喜怒交侵乃

與岐伯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雷公之倫授業傳之而內經作矣蒼周之興秦和述六氣之論具明於左史厥後越人得其一二演述難經而漢倉公傳其舊學東漢仲景撰其遺論晉皇甫謐次為甲乙隋楊上善纂為太素唐王冰篤好之大為次註林億素問序

素問惟八卷

班固曰內經十八卷素問即其經之九卷兼靈樞九篇乃其數焉雖年代移革而授學猶存懼非其人時有所隱故第七一卷師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爾

周有和緩漢有淳于公魏有張公華公皆得斯道之妙者也出王冰素問序

醫之起

帝王世紀曰黃帝使岐伯主典醫藥以療衆疾說文曰巫彭初作醫呂氏春秋亦曰巫彭始作醫

方書所出

諸方書藥法雖損益隨時大抵祖述黃帝如脈訣之出於晉王叔和病源出於隋巢元方湯液經出於商伊尹傷寒論出於漢張機千金備急出於唐孫思邈外臺秘要出於唐王珪皇朝太宗集天下名方為太

平聖惠其餘紛紛無代無之高氏小史曰炎帝作藥方以時救疾出事物紀原

難經

帝王世紀曰黃帝命雷公岐伯論經脉旁通問難八十一章為難經楊元操難經序曰黃帝八十一難經者秦越人所作按黃帝內難經二秩秩九卷其義難究越人乃採精要八十一章為難經同上

陸宣公衷方書

陸宣公在忠州衷方書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禍蓋君子之存心無所不用其至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鑿

此則宋費衮梁溪漫志

漫志及上有然唐人三字

非惟衛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耻言之近時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驗方流布其廣皆仁人之心本草單方近已刻於四明及本朝諸公文集雜說中名方尚多未見有類而傳之者予屢欲為之恨藏書不廣倘有能用予言集以傳諸人亦濟物之一端也

本草

百藥自神農始

淮南子曰神農始嘗百草之滋味當此之時一日而七十毒世本曰神農和藥濟人則百藥自神農始也世紀或云伏羲嘗味百草非也梁陶弘景本草序曰

神農氏王天下宣藥療疾以拯天傷高氏小史曰炎帝嘗百草以治病嘗藥之時百死百生帝王世紀曰炎帝嘗味草木宣藥療疾著本草四卷至梁陶弘景唐李世勣等注敘為二十卷

皇朝開寶中重校定

仁宗嘉祐中命掌禹錫等集類諸家叙藥之談為補注本草唐書于志寧傳志寧云班固惟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嘗藥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傳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漢時事張仲景華佗輩竄記其語梁陶弘景云

作說

此書應與素問同類其餘多與志寧之說同出事物紀原

藥有君臣佐使

藥有君臣佐使大抵養命之藥則多君養性之藥則多臣療病之藥則多佐使猶依本性所主而兼復斟酌詳用此者益當為善

用藥增減

千金方云夫眾疾積聚皆起於虛虛生百病積者五臟之所積聚者六腑之所聚如斯等疾多從舊方不假增損虛而勞者其弊萬端宜應隨病增減聊復審其冷熱記其增損之主耳虛勞而頭痛復熱加枸杞

有若冷則用柴胡黃芩

萎蕤虛而欲吐加人參虛而不安亦加人參虛而多
夢紛紛加龍骨虛而多熱加地黃牡蠣地膚子甘草
虛而冷加當歸芎藭乾姜虛而損加鍾乳棘刺茯苓
巴戟大虛而大熱加黃芩天門冬虛而多忘加茯神
遠志虛而驚悸不安加龍齒沙參紫石英小蓀若客
熱則用沙參龍齒不冷不熱皆用之虛而白乾加麥
門冬知母虛而吸吸加胡麻覆盆子栝子仁虛而多
氣兼微咳加五味子大棗虛而身強腰中不利加磁
石杜仲虛而多冷加桂心吳茱萸附子烏頭虛而勞
小便赤加黃芩虛而客熱加地骨皮白水黃芪地名

此經集韻五日曉紐

一亦有相字

虛而冷用隴西黃芪虛而痰復有氣用生薑半夏枳
實虛而小腸利加桑螵蛸龍骨雞臍虛而小腸不
利加茯苓澤瀉虛而損溺白加厚朴諸藥無有一一
歷而用之但據體性冷熱的主對聊叙增損之一隅
處方者宜準此

藥有宣通補洩

藥有宣通補洩輕重澀滑燥濕此十種者是藥之大
體而本經都不言之後人亦未述遂今調合湯丸有
昧於此者至如宣可去壅即薑橘之屬是也通可去
滯即通草防已之屬是也補可去虛即人參羊肉之

虛一作弱

屬是也洩可去祕卽葶藶大黃之屬是也輕可去實卽麻黃葛根之屬是也重可去怯卽磁石鐵粉之屬是也澀可去脫卽牡蠣龍骨之屬是也滑可去著卽冬葵榆皮之屬是也燥可去濕卽桑白皮赤小豆之屬是也濕可去枯卽紫石英白石英之屬是也只如此體皆有所屬凡用藥者審而詳之則靡所遺失矣

本草黑白字

滕元發云一善醫惟取本草白字藥用之多驗蘇子容云黑字者是後漢人益之

藥有陰陽配合

本草云凡天地萬物皆有陰陽大小各有色類尋究其理並有法象故毛羽之類皆生於陽而屬於陰鱗介之類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所以空青法木故色青而主肝丹砂法火故色赤而主心雲母法金故色白而主肺雌黃法土故色黃而主脾磁石法水故色黑而主腎餘皆推之例可知也

誤注本草

張文潛好食蟹晚若風痺然嗜蟹如故至剔其肉滿貯巨盃而食之嘗作詩曰世言解毒甚過食風乃乘風淫爲末疾能敗股與肱我讀本草書美惡未有憑

皆不一有以此二字

左傳

未四

卷之三

六

續一作理

筋絕不可續蟹續牢如絙骨痠用蟹補可使無蹇崩凡風待火出熱甚風廼騰中言若遇蟹其快如霜冰俗傳未必忘但恐殊愛憎本草起東漢要之出賢能雖失諒不遠堯跖終殊稱書生自信書俚說徒營營文潛為此詩殆嗜蟹之僻而為之辯耶抑直信本草也如河豚之目拜其子凡血皆有毒食者每剔去之其肉則洗滌數十過俟色如雪方敢烹故梅聖俞詩云烹包苟失所入喉為鏌鋣而大觀本草乃云河豚性温無毒所謂注本草誤而能殺人者殆此類耶

藥名之異

本草一物而有數名者詳載十本經至有日常用之藥乃有異名一時難以尋討今去且指其名表而出之庶有益於後學狂蒙乃紫參衛子不即鬼箭紫葳今凌霄花蘂香子即茴香也莎草根今香附子是北庭砂乃研砂茗苦茶檟苦茶也無食子没石子是南燭枝今烏飯葉菘相菱荀也惡實即牛蒡子象鱉實即馬蘭淫羊藿即仙靈脾假蘇是荊芥葫胡是大蒜牙子乃狼牙馬勃乃馬屁菌也商陸即章柳根敗天宮人戴竹笠之敗者薰陸香乳香訶梨勒初未成實風吹之墜地謂之隨風子太平廣記載南威橄欖也石蜜櫻桃盧

章檉一作當陸

公

碑案枝字木三

指在約古雅切

正韻音秋塵也作

橘杷也木蜜棗也麻塵也葱白涼青執通九竅
白暖地之羊肉也青涼閉九竅菜菔乃蘿蒿小草即
遠志葉半天河竹籬頭水也薯蕷今之山藥神屋即
龜甲五靈脂寒號虫糞也芟實菱角也烏芋即慈菇
蚤休即紫荷車浮石蟹條下慎火草即景天也

鍼灸

鍼灸之始

帝王世紀曰太昊畫八卦以類萬物之情六氣六府
五臟五行陰陽四時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
得以有類乃制九鍼又曰黃帝命雷公岐伯教制九

鍼蓋鍼灸之始也

明堂

今鑿家記鍼灸之穴為偶人點誌其處名曰明堂按
銅人腧穴圖序曰昔黃帝問岐伯以人之經絡窮妙
于血脉參變乎陰陽盡書其言藏於金蘭之室暨雷
公請問乃坐明堂以授之後世言明堂者以此
並事物紀原

妙鍼獺走

宋人王纂海陵人少習經方尤精鍼石遠近知其盛
名宋元嘉中縣人張方女日暮宿廣廟門下夜有物

石陵字

醫言卷二

假作其壻來女因被魅惑而病纂為治之始下二鍼
有獺從女被走出病因而愈出劉穎叔異苑

鍼蕩愈鬼

徐熙字秋夫不知何郡人時為射陽令少善鑿方名
聞海內嘗夜聞有鬼呻吟聲凄苦秋夫曰汝是鬼何
所須荅曰我姓斛名斯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
而疼痛不忍聞君善術願相救濟秋夫曰汝是鬼而
無形云何所措治鬼曰君但縛蕩為人索孔穴鍼之
秋夫如其言為鍼腰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而埋
之明日一人來謝曰蒙君鑿療復為設祭病除饑解

傳一作皆括二字

子

感惠實深忽然不見當代稱其通靈養子道度次子
叔嚮傳其術焉出唐書

鍼愈風手

除一作免

塚 苦

唐甄權許州扶溝人常以母病與弟立言專習鑿方
遂究其妙隋開皇初為祕書省正字後稱疾除曹州
刺史庫狄欽若患風手不得引諸醫醫不能療權謂曰
但將弓箭向躲一鍼可以射矣鍼其肩隅一穴應時
愈貞觀中年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
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其脩撰脉經鍼法
明堂人形圖各一卷至今行用焉同上

或下類苑有有字

與音穴

許希善鍼

天聖中仁宗不豫國醫進藥久未效或薦許希善用
鍼者召使治之三鍼而疾愈所謂興龍穴是也仁宗
大喜遽命官之賜予甚厚希既謝上復西北再拜仁
宗怪問之希曰臣師扁鵲廟所在也仁宗嘉之是時
孔子之後久失封爵故顏太初作許希詩以風之於
是詔訪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王出皇朝類苑
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
以我知彼以表知裏

鍼法

鍼愈風眩

秦鳴鶴為侍醫高宗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武后亦
幸災異逞其志至是疾甚召鳴鶴張文中診之鳴鶴
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即愈矣天后自簾中怒
曰此可斬也天子頭上豈是試出血處耶上曰鑿之
議病不加罪且吾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
佳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腦戶出血上曰吾眼明矣
言未畢后自簾中頂禮拜謝之曰此天賜我師也躬
負繒寶以遺鳴鶴

鍼鼻生贅

贊皇韻系西印音

狄梁公性好鑿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傍
大榜云能療此兒酬絹千匹有富室兒鼻端生贅如
拳石綴鼻根蒂如筋痛楚危亟公為腦後下鍼疣贅
應手而落其父母輦千縑奉焉公不顧而去出集異記

筆鍼破癰

李王公主患喉癰數日痛腫飲食不下纔召到鑿官
言須鍼刀開方得潰破公主聞用鍼刀哭不肯治痛
逼水穀不入忽有一草澤鑿曰某不使鍼刀只用筆
頭蘸藥癰上霎時便潰公主喜令召之方兩次上藥
遂潰出濃血一盞餘便寬兩日瘡無事今供其方鑿

供一作傳

言

云乃以鍼繫筆心中輕輕劃破其潰散爾別無方古
鑿者意也以易取效耳出名醫錄

鍼瘤巨虱

臨川有人瘤生頰間痒不可忍每以火烘炙則差止
已而復然於患甚苦鑿者告之曰此真虱瘤也嘗剖
而出之取油紙圍頂上然施破小虱涌出無
數最後一白一黑兩大虱皆如豆殼中空空無血真
頰了不相干略無痕痕但瘤所障處正白爾出丁志

善鍼

無為電張濟善用鍼得訣於異人能親解人而觀其

於患甚苦一作極以
志苦

女

即作潜

一作名

經絡則無不精因歲饑疫人相食凡視一百七十人
以行鍼無不立驗如孕婦因仆地而腹偏左鍼右手
指而止父患脫肛鍼頂心而愈傷寒反胃嘔逆累日
食不下鍼眼即立能食皆古今方書所不著陳瑩中
為作傳云藥王藥王為世良醫嘗草木金石多數凡
十萬八千悉知鹹淡甘辛等味故從味因悟入益知
今醫家別藥口味者少矣出邵氏
聞見錄

捫腹鍼兒

朱新仲祖居桐城時親戚間有一婦人妊孕將產七
日而不下藥餌符水無不用待死而已名醫李幾道

相

而下一有子字

偶在朱公舍朱引至婦人家視之李曰此百藥無所
施惟有鍼法吾藝未至此不敢措手爾遂還而幾道
之師龐安常適過門遂同謁朱朱告之故曰其家不
敢屈公然人命至重公能不惜一行救之否安常許
諾相與同往才見孕者即呼曰不死令其家人以湯
溫其腰腹聞安常以手上下拊摩之孕者覺腸胃微
痛呻吟間生一男子母子皆無恙其家驚喜拜謝敬
之如神而不知其所以然安常曰兒已出胞而一手
誤執母腸胃不復能脫故雖投藥而無益適吾隔腸
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

僧海淵閬人也工鍼砭天禧中入吳楚游京師寓相
國寺中書令張士遜疾國醫拱手淵一鍼而愈由是
知名既老歸蜀范景仁賦詩餞之云舊鄉山水遠禪
扃日日山光與水聲歸去定貪山水樂不教魂夢到
神京治平二年化去張唐英貽之以偈曰言生本不
生言滅本不滅覺路自分明勿與迷者說劉季孫銘
其塔曰資身以鑿有聞於時餘幣散之拯人於危此
士君子所難嗟乎師

收
鍼舌底治舌出不收

王況字子享本市人爲南京宋毅叔婿毅叔旣以鑿

名擅南北況初傳其學未精薄游京師甚悽然會鹽
法忽變有大賈覩揭示失驚吐舌遂不能復入經旬
食不下咽疋臚曰甚國醫不能療其家憂懼榜於市
曰有治之者當以千萬爲謝况利其所售之厚姑往
應其求旣見賈之狀忽發笑不能制心以謂易措手
也其家人怪而詰之况謬爲大言合之曰所笑者輦
輟之大如此乃無人治此小疾耳語主人家曰試取
鍼經來况謾檢之偶有穴與其疾似者况曰爾家勒
狀與我萬一不能治則物猶與我當爲鍼之可立効
主者不得已亦從之急鍼舌之底抽鍼之際其人若

有未

委頓狀頃刻舌遂伸縮如平時矣其家人喜謝之如約又為之延譽自是翕然名動京師既小康始得盡心肘後之書卒有聞於世事之偶然有如此者況後以繫得幸宣和中為朝請大夫者全生指迷論一書醫者多用之出王明清餘話

艾謂之一壯

醫用艾一灼謂之一壯以壯人為法也其言若干壯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方減之出類苑

灸背瘡

京師萬勝門良藥切音集剩員王超忽覺背上如有瘡隱起倩人

者之已如蓋大其頭無數或教往梁門裏外金龜兒張家買藥張視頰眉曰此瘡甚惡非藥所能治只有灼艾一法庶可冀望萬分然恐費力乃撮艾與之曰且歸家試灸瘡上只怕不疼直待灸疼方可療耳灼火十餘殊不知痛妻守之而哭至第十三壯始大痛四傍惡肉捲爛隨手墮地即似稍愈再詣張謝張付藥敷貼數日遂安則知癰疽發於背脇其捷法莫如灸也出類編

蒜灸癰疽

凡人初覺發背欲結未結赤熱腫痛先以濕紙覆其

上立視候之其紙先乾處則是結癰頭也取大蒜切成片如當三錢厚薄安在頭上用大艾炷灸之三壯即換一蒜片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時方住最要早覺早灸為上一日二日十灸十活三日四日六七日活五日六日三四活過七日不可灸矣若有十數頭作一處生者即用大蒜研成膏作薄餅鋪頭上聚艾於蒜餅上燒之亦能活也若背上初發赤腫一片中間有一粟米大頭子便用獨頭蒜切去兩頭取中間半寸厚薄正安於瘡上却用艾於蒜上灸二十七壯多至四十九壯

江寧府紫極觀因掘得石碑載之

灸瘵疾

女童莊妙真頃緣二妹坐瘵疾不起餘孽亦駸駸見及偶一趙道人過門見而言曰汝有瘵疾不治何耶答曰喫了多少藥弗効趙笑曰吾得一法治此最易當以癸亥夜二更六神皆聚之時解去下體衣服於腰上傍徹垢處鍼灸家謂之腰眼直身平立用筆點定然後上床合面而臥每灼小艾炷七壯勞虫或吐或瀉下即時平定斷根不發更不傳染敬如其教因此獲全生

出類編

灸欬逆法

予族中有病霍亂吐痢垂困忽發欬逆半月之間遂至危殆有一客云有灸逆法凡傷寒及久疾得欬逆皆為惡候投藥皆不效者灸之必愈予遂令灸之火至肌欬逆已定元豐中予為鄜延經略使有幕官張平序病傷寒已困一日官屬會飲通判延州陳平裕忽言張平序已屬纏求往見之予問何遽至此云欬逆甚氣已不屬予勿記灸法試令灸之未食頃平裕復來喜笑曰一灸遂差其法乳下一指許正與乳相直骨間陷中婦人即屈乳頭度之乳頭齊處是艾炷如小豆許灸三壯男灸左女灸右只一處火到肌即

差若不差則多不救矣出良方

灸鼻衄

徐德詹^抄衄者忽灸項後髮際兩筋間死中三壯立止蓋血白此入腦注鼻中常人以線勒項後尚可止衄此灸法效無疑同上

灸牙疼法

隨左右所患肩尖微近後骨縫中小舉臂取之當骨解陷中灸五壯予自觀灸數人皆愈矣灸畢項大痛良久乃定永不發予親病齒痛百方治之皆不驗此法遂差同上

脚氣灸風市

蔡元長知開封正據案治事勿覺如有虫自足心行至腰間自墜筆暈絕久之方甦據屬云此病非俞山人不能愈趣使呼之俞曰是真脚氣也法當灸風市為灸一壯蔡晏然復常明日疾發再呼俞曰欲除病根非千壯不可從其言灸五百壯自此遂愈仲兄文安公守杜蘇以鑿輿巡幸虛府舍暫徙吳縣縣治卑濕旋感足痺痛掣不能忍服藥弗效乃用所聞灼風市肩隅曲池三穴中再不復作僧普清苦此二十年每發率兩月用此灸二十一壯即特痛止其他家此

作據

力不一而足出夷堅志

灸脚轉筋

岐伯灸法療脚轉筋時發不可忍者灸脚踝上一壯內筋急灸內外筋急灸外

三里頻灸

若要安三里莫要乾患風疾人宜灸三里者五臟六腑之溝渠也常欲宣通即無風疾

灸頭臂脚不宜多

如灸頭上穴灸多令人失精神脚臂穴灸多令人血脉枯竭四肢細而無力既復失精神又加於細即令

之若絕子灸臍下二寸三分間動脈中三壯女子食
門不灸出千金方

因灸面而黑氣

有人患灸三里而滿面黑氣醫皆以謂腎氣浮面危
候也有人云腎經有濕氣上蒸於心心火得濕成烟
氣形於面面屬心故心腎之氣相通如坎之外體即
離離之外體即坎心腎未常相離也耳屬水其中虛
而有離之象自屬火其中滿則有坎之象抑可見矣
以去濕藥治之如五苓散防已黃芪之類皆可用醫餘

神鑿

太醫集業

國家以文武醫入官業謂養民設未有不是學古而
得之者學古之道雖別而同為儒必讀五經三史諸
子百家方稱學者鑿者之經素問靈樞是也史書即
諸家本草是也諸子難經甲乙中藏太素是也百家
鬼遺龍樹金族刺要銅人明堂幼幼新書產科寶慶
等是也儒不讀五經何以明道德性命仁義禮知鑿
不讀靈素何以知陰陽運變德化時令儒不讀諸史
何以知人材賢否得失邪正醫不讀本草何以知名
德性味養生延年儒不讀諸子何以知崇止衛教學

作方

作方

一作方

金族刺要
產科寶慶

行武
正作

東周集如
神巧萬全

識醇疵醫不讀難素何以知經絡尺寸部候虛實儒
不讀百家何以知律曆制度休咎吉凶醫不讀禘科
何以知脉穴骨空奇病異證然雖如是猶未為博况
經史之外又有文海類集如漢之班馬唐之韓柳及
我大宋文物最盛難以既舉醫之外漢有張仲景華
陀唐有孫思邈王冰等動輒千百卷其如本朝太平
聖惠乘閑集效神巧萬全備見崇文明醫別錄出三因方

趙簡子

扁鵲傳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
鵲入視之曰血脉滯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七日而
寤寤而告公孫子支與子輿曰我夢之帝所甚樂帝
告我晉國將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
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後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
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
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矣居二日半簡子寤出史記

神醫

陳昭遇者嶺南人善醫隨劉鋹歸朝後為翰林醫官
所治疾多愈世以為神醫絕不讀書詰其所習不能
答嘗語所親曰我初來都下持藥囊抵軍壘中日閱
數百人其風勞冷氣之候皆默識之然後視其長幼

錄正

虛實按古方用湯劑鮮不愈者實未嘗尋脈訣也莊
周所謂懸解董遇以為讀書百遍其義自見豈是之
謂歟出皇朝類苑

尸蹙

號太子死扁鵲曰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
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
脈下逐陰脈上爭合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
內鼓而不起上為泄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
破陰之紐破陰絕陽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
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臟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臟

作外

支蘭臟
順節通者

五分之類

起爾

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蹙中之時暴作也醫士取之
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
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
減之劑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
但服湯二旬而復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
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
起爾出史記

死胎

李將軍妻病甚呼華陀視脈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
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陀曰按脈胎未去也將軍以

為不然。陀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陀。陀曰：曰此脉故是有胎前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着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鍼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鍼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陀曰：此死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黑長可尺。所作之絕技。凡此類也。出三國魏志

郝翁精於鑿

郝翁者名允。博陵人。少代其兄長征河朔。不堪其役。遁去。月夜行山間。備甚。憩一樹下。忽有大羽禽飛止。

其上熱視之一。黃衣道士也。允拜手乞憐。道士曰：汝郝允乎。因授以鑿術。晚遷鄭圃。世以神鑿名之。遠近之人賴以活者四十餘年。非病者盡能活之也。蓋其術精良可信。不幸而不可治。必先語之。雖死亦無恨於脉。非獨知已病亦能於知未病。與死近者頃刻遠者累年。至其日時皆無失。歲常候測天地六元五運。考四方之病前以告人。亦無失。皇祐中翁死。張岫子堅誌其墓云：夏英公病泄。太醫皆謂中虛。翁曰：風干胃則泄。殆苦本湯證也。英公駭曰：吾服金石等藥。無數泄不止。其敢飲苦本乎。翁復進之。泄止。出邵氏聞見錄

褚澄善醫

南史曰褚澄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
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汝有重病蒼曰道有冷病至
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為診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
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煮服仍吐一物
如升延裏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
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
而病都差當時稱妙

唐與正治疾

唐與正少年得脉法於臨安醫者黃澤繼又得藥注

於太學士夏德懋所召紫霞仙遇人有奇疾多以意
治其姪女年數歲得風痺疾先發於臆迤邐上赤腫
痛痒盤以上膈風熱治之不效唐診之曰是肝肺風
熱盛極耳以升麻羌活荆芥鼠粘子赤芍藥淡竹葉
桔梗乾葛八物治之自下漸退而腫於頂其高數寸
雖飲食寢處無妨而疾未去也唐母吳夫人曰此女
乳母好飲熱酒至并飲其糟疾殆因是歟唐方悟所
以至頂不消之由思之唯乾葛消酒且能療火毒乃
於先方加葛之倍使服之二日腫乃失去從舅吳巡
檢病不得前洩臥則微通立則不能消滴盤遍用通

一有服何藥曰祖字

一有聖

小腸藥窮技巧弗驗唐因其姪孫大用來問吳常日
服黑錫丹問何人結砂曰自為之唐洒然悟曰是必
結砂時鉛不死硫黃飛去鉛砂入膀胱臥則偏重猶
可洩立則正塞水道以故不能通令取金液丹三十
粒分為十服煎麥湯下之膀胱得硫黃積鉛成灰從
水道下猶累累如細砂病遂愈葛之消酒硫黃之化
鉛備載經方苟不知病源而以古方從事未見其可
也出夷堅志

以鑿知名

成州團練使張銳字子剛以醫知名顯于鄭州政和

一作日

一作外

中蔡魯公之孫婦有娠及期而病國醫皆以為陽證
傷寒懼胎之墮不敢投涼藥魯公密邀銳視之銳曰
兒之胎十月將生矣何藥之敗即以常法與藥且使
倍服之半月而兒生病亦失去明日婦人泄而喉閉
不入食衆醫復指言其疵且曰二疾如冰炭又產辱
甫近雖扁鵲復生無活理也銳曰無庸憂將使即日
愈乃入室取藥數十粒使吞之咽喉即通下泄亦止
逮滿月魯公開宴自諸子諸孫及女婦甥婿合六十
人請銳為客公親酌酒為壽曰君子術道之神吾不
敢知敢問一藥而治二疾何也銳說此亦無所載特

以意處之向者所用乃附子理中丸裹以紫雪爾方
喉閉不通非至寒藥不為用既以下咽則消釋無餘
其得至腹中者附子力也故一服而兩疾愈公大加
嘆異盡斂席上金匕箸遺之刑部尚書慕容彥逢為
起居舍人母夫人病亦召銳於鄭至則死矣時方六
月暑將就水銳欲入視彥逢不忍謂其欲求錢乃曰
道路之費當累奉償實不煩入銳曰傷寒法有死一
晝夜復生者何惜一視之彥逢不得已自延入悲哭
不止銳揭面帛注視呼作醫語之曰若常見夏月死
者而色赤乎曰無然則汗不出而蹙爾不死也幸無

一作本

亟斂趨出取藥命以水二升煮其半灌病者戒曰善
守之至夜半大瀉則活矣銳舍於外館至夜半時守
病覺有起勃勃然遺尿已滿席出穢惡物斗餘一家
盡喜遽敲門呼銳銳曰吾今日體困不能起然亦不
必起明日方可進藥也天將明出門若將便旋然徑
命駕過鄭彥逢詣其室但留平胃散一貼而已其母
服之數日良愈蓋銳以彥逢有求錢之疑故不告而
去紹興中流落入蜀王拒叔堅問之曰公之術古所
謂十全者是歟曰未也僅能七八耳吾長子病診脉
察色皆為執極命煮承氣湯欲飲之將飲復疑至於

再三將遂飲如有掣其肘者姑持盃以待兒忽發顛
悸覆綿衾至四五始稍定汗下如洗明日而脫然使
吾藥入口則死矣安得為造妙世之庸醫學方書未
知萬一乃自以為足吁可懼哉出夷堅志

耳聞風雨聲

孫兆厥丞言治平中有顯官其府尹忘其名氏一日
坐堂決事人吏環立尹耳聞風雨鼓角起顧左右曰
此何郡也州吏對以天府尹曰若然吾乃病耳遽召
孫公往焉公診之乃留藥治之翌日尹如故尹召孫
問曰吾所服藥切類四物飲孫曰是也尹曰始慮為

大患服此藥立愈其故何也孫曰心脉太盛腎脉不
能歸耳以藥理心經則腎脉復乃無恙孫之醫出於
衆人皆如是衆人難之孫則易之衆人易之孫則難
之真世之良醫也

非孕

潘璟字溫叟名醫也虞部員外郎張咸之妻孕五歲
南陵時富昌齡妻孕二歲團練使劉彝孫妾孕十有
四月皆未有溫叟視之曰疾也凡醫妄以為有妊爾
於是作大劑飲之虞部妻墮肉塊百餘有眉目狀昌
齡妻夢二童子色漆黑倉卒悸怖疾走而去彝妾墮

大蛇猶蜿蜒不死三婦人皆無恙也屯田郎中張諲妻年四十餘而天癸不生溫叟察其脉曰明年血漬迺死既而果然又貴江令王靈夜夢與婦人謳歌飲酒晝不能食如是三歲溫叟治之疾益平則婦人色益沮飲酒易怠而謳歌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溫叟曰雖疾衰然未愈也如夢男子青巾而白衣者則愈矣後果夢則能食出夷堅志

徙癰

南史曰薛伯宗善徙癰公孫泰患發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之柳樹上明日而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

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溜大濃出太平御覽出黃赤汁升餘樹

為痿損出太平御覽

劉從用妙醫

韶州曲江人劉從用妙於醫術有自得之見著書十篇大抵與世俗異其論痢疾云常人以白痢為冷證赤痢為執證故所用藥如冰炭其實不然但手足和暖則為執當前粟米湯調五苓散繼服感應丸二十粒即愈手足厥冷則為寒當服已寒丸之類凡治痢當以此別之初不問赤白也如盛夏發熱有傷寒冒暑二證若執有進退則為冒暑一向熱不止則為傷

寒當以此別之

拔麥中蠱

有人家女病腫膀召醫皆不能識馬嗣明問病由云曾以手拔麥穗即有一赤物長二尺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倒即覺手臂疼腫月餘漸及半身肢節俱腫痛不可忍嗣明處方治之皆愈

出劉頴叔異苑

華陀醫疾

華陀沛國譙人通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不復假稱量鍼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

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剖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前洗去疾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瘡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破腹取病

華佗傳一士大夫不快佗曰君病爾當破腹取狀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必故自剝裂士大夫不忍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並魏志

扁鵲見齊桓侯

扁鵲過齊初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公不應後又見之

曰君有疾乃可治之公曰卿欲治無病之人以求其
功後又見公越人便走數日病發召越人越人曰初
見君病在皮膚鍼灸所及再見君病在血脉湯液所
及今見君病入骨髓司命無所奈何後數日桓公乃
薨

文摯

文摯齊人也齊威王病發使召文摯摯至謂太子曰
王病怒則愈王若即殺臣奈何太子曰無慮我當救
之文摯於是不時來見王及來不脫履而登床王大
怒使左右持下將烹之后及太子扣頭請救王怒遂

解救摯因此病愈並史記

董奉

董奉候官人也時交州刺史去燮中毒藥而死奉以
寒水含丸藥沃燮口中須臾乃蘇燮自說初死時有
一車門直入一處內燮於土窟中以土塞之俄頃聞
太一使至遂開土窟燮得出

華佗

華佗字元化善養生之術廣陵太守陳登患曾煩滿
面赤不食使人請佗曰府君背中有虫欲成疽食腥
物之所為乃作湯令服之遂吐三升許虫虫頭皆赤

一作乙乙和米

半身猶是生鱸。佗曰：此病必更再發。若值良醫，乃可救之。後果發，佗時不在，病發遂卒。

臟氣已絕

縣吏尹世若四肢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則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臟氣已絕於內，當啼哭而絕。果如佗所言。出魏志

病有六不治

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輕身重財，二不治；衣食不能通，三不治；陰陽并，臟氣不定，四不治；形羸不能服藥，

五不治；信巫不信醫，六不治。有一於此，則重難治也。

出千金方並史記

隨俗為醫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則為帶下醫，過維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

扁鵲兄弟三人

鵲冠子云：扁鵲弟兄三人，並醫。魏文侯問孰最善，扁鵲曰：長兄神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神視毫毛，故名不出閭；臣鍼人血脈，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豎傷脾

濟北王召淳于意診脉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無病
意告求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王曰
得母有病乎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
顏色不變以為不然春豎奉劍從王之則王去豎後
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
法病內重毛髮面色澤脉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並史記

病狂

蘄水縣高醫龐安時治病無不愈其處方用意幾於

古人自言心解幼不從人授也蘄有富家子竊出游
倡鄰人有聞者排動屋瓦當富人子大驚懼疾走惶感
突入市市方陳刑尸富人子走仆尸上因大驚到家
發狂性理遂錯醫巫百方不能已龐為劑藥求得絞
囚繩燒為灰以調藥一劑而愈龐得他人藥嘗之入
口即知其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出張右史明道雜志

肝氣暫舒

四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
使奏課于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病亟瞑而不食發
憊踰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

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陞對能
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自可諸臟皆已衰唯肝
臟獨過脾為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瀉
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
投藥至晚乃能張目精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能食
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漸舒耳無能為也
後三日果死出筆談

醫說卷第二

醫說卷第三

宋新安張景季明集

神方

夢獲神方

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常病苦脾泄困甚家人禱于
后土祠萬安夢一婦人簪珥珠履衣五重皆編珍珠
為之謂曰此疾可治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木香肉
荳蔻等分棗肉為丸米飲下二十九又云此藥太熱
疾平即止如其言服之遂愈出稽神錄

藥愈眼疾

蠶蠟汁滴目中，去翳障。晉盛彥母氏失明，食必自哺之。母既病久，僕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蠶，蠟炙飴之母食，以為美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痛哭。母曰：自是豁然。若有神者。又一軍官，以瞽離軍，因呼其子弟具以供，勿令父知。旬日後，目明。出經驗方

觀音治痢

昔虞丞相自渠州被召，途中冒暑，得泄痢，連月。夢觀音壁間有韻語一紙，讀之，數過其詞曰：暑毒在脾，混氣連脚，不泄則痢，不痢則瘡。獨煉雄黃，蒸餅和藥，世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治療醫家大錯，如方服之，遂

愈出甲志

懸癰

昔有人於穀道前後生癰，謂之懸癰。夢神與方，用粉草半斤，內用無節者四兩，如筭子樣，劈破，取泉石間長流水，以甘草入水中，透以炭火，將甘草蘸水焙炙，以一椀水盡為度，劈開，又用水三椀，却以無灰酒兩椀，煮俟至一半，作一服，溫服之。初未便效，驗二十日始消，未破者不破，可保平安。往再進，無害。興化守姚康朝正苦此疾，眾醫拱手，兩服而愈。

神授乳香散

吳大昔以泥補葺善神後因結屋墜梯折傷腰勢殊
亟夢神來云汝昔嘗救我我不敢忘授以乳香飲其
方用酒浸虎骨敗龜黃芪牛膝華薜續斷乳香七品
覺而悉能記喚子買藥敬服之一旬愈出已志

夢張王藥愈癰

昔有人奉張王甚敬舉家不食豬後抱疾小愈左乳
復生癰繼又背臆間結核其堅如石荏苒半歲百藥
皆不能施已而牽掣徹于肩痛楚特甚亟禱王祠下
夢聞語曰若妻安但用薑自然汁製香附服之可也
夢覺呼其子檢本草視之二物治證相符訪醫者張

祿亦云有理遂用香附去毛薑汁浸一宿爲末一錢
米飲調纔數服瘡膿流出腫硬漸消自是獲愈

救疫神方

靖康二年春京師疫氣方作有異人書一方於鋪舍
凡因疫發腫者服之無不效其方黑豆二合炒令香
熟甘草二寸炙黃以水二盞煎其半時時呷之上

治吐血

秀州進士陸寧忽得疾吐血不止氣戚驚顛狂躁跳
躍雙目直視至深夜欲拔戶而出如是兩夕諸醫遍
用古方拯療不瘳舉家哀訴所事觀音夢授一方當

一有廢二紙錄
湯九字
一有同上

永除根本用益智一兩生朱二錢青皮半兩調陸覺
取筆記之明日治療病愈

呂真人治目疾

江陵傅氏家貧鬻紙為業性喜雲水見必邀迎小閣
塑呂仙翁像朝暮焚香敬事其謹雖妻子不許輒至
一日有客方巾布袍入共語曰適有百金邀傅飲傅
目昏多淚客教用生熟地黃切焙椒去目及閉口者
微炒三物等為末蜜丸桐子大五十九鹽米飲空心
下傳如方治藥不一月目明夜能視物享年八九十
耳目聰明精力如少年出辛

一有廢二紙錄
湯九字
一有同上

驚風妙藥

趙周士之子三歲忽驚風掣癡體如反張弓不納乳
食四肢盡冷衆醫莫能措手族弟善信來云邑主簿
李廣藏一方療此證如神急求併力治藥纔合就便
以擦兒齒少頃作噦咳聲手稍轉動自夜至日灌兩
餅從此平復趙焚香設誓將終其身以施人名蝎稍
餅子用赤足全蜈蚣一條蝎稍乳香白花蛇肉朱砂
天南星白殭蚕各半兩麝香三錢凡八味砂乳麝別
研蛇酒浸去皮骨取淨南星煨熟蚕生用與蜈蚣五
者為末別研三者和勻酒為丸作餅徑四分煎人參

一作蠅
一作糊

或薄荷金銀花湯磨化一粒周歲以下者半之全活小兒不可計。

治內障羊肝丸

治目方用黃連者多矣而羊肝丸尤奇特異用黃連末一兩白羊子肝一具去膜同於砂盆內研令極細衆手爲丸梧子大以溫水下三十九丸連作五劑但是諸目疾及翳障青盲皆治忌豬肉冷水唐崔承元者因官治一死囚出活之囚後患羸牛以病目致死一旦崔爲內障所苦喪明逾年後半夜嘆息獨坐忽聞塔除窻窳之聲崔問爲誰徐曰是昔蒙活囚今故報恩

至此遂出此方告言訖而沒崔依此合服不數月眼

復明出本
事方

神精丹

許叔微家一婦人夢一蒼頭一在前一在後手中持物前者云到也末後者應云到也擊一下爆狀有聲遂覺後心一點痛不可忍昏悶移時叔微所合神精丹有此證即取三粒令餌之過數刻久痛止神醒其方出千金方中晉景公夢一豎子之比也

寒嗽

某之姪事觀音甚謹適苦嗽踰月夜夢老僧呼謂之

曰汝嗽是感寒吾有方授汝但用生薑一物切作薄片焙乾爲末糯米丸芥子大空心米飲下二十九覺依其言數服而愈出癸志

丁公藤愈風

南史解叔謙鴈門人母有疾夜庭中稽顙祈告聞空中云得丁公藤即差訪醫及本草皆無至宜都山中見一翁伐木云是丁公藤療風乃拜乞求與之及漬酒法受畢失翁所所在母疾遂愈出本草

豨薟丸

江陵節度使進豨薟丸方臣有弟訢年三十一中風

牀枕五年百醫不差右道人鍾鍼者因覩此患曰可餌豨薟丸必愈其藥夕生沃壤五月間收洗去土摘其葉及枝頭九蒸九曬不必太燥但取蒸爲度杵爲末煉蜜丸梧子大空心溫酒米飲下二三十丸所患忽加不得憂慮至四十服必復如故五十服當丁壯奉宣付醫院詳錄又知益州張詠進表云臣因在龍興觀掘得一碑內說修養氣術拜藥二件依方差人訪問採覓其草頗有共金稜銀線素根素莖對節而生蜀號火杵莖葉頗同蒼耳誰知至賤之中乃有殊常之效臣自喫至百服眼目輕明即至千服鬚髮黑

一作紫

因集詩音會

作精

一作

烏筋力輕健效驗多端臣本州有都押衙羅守一曾
因中風墜馬失音不語臣與十服其病立痊又和尚
智嚴年七十患傷風口眼喎斜時時吐涎臣與七服
亦便瘥今合百劑差職貞史元奏進同上

一服飲

福唐梁緄心脾疼痛數年之間不能得愈服藥無效
或教供事穢跡神且持誦呪語久之夢中告曰與汝
良藥名為一服飲可取高良薑香附子等分如本條
修製細末二錢温陳米飲下空心服為佳不須再服
服而果驗後以濟人皆效出類編百一選方云二味須各炒然後合和同炒即

一作

不效

診法

診法

診法常以平日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脉
未盛絡脉調均氣血未亂故乃可診過此非也太素
云有過之末切脉必靜而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臟有
餘不足六腑強弱形之盛衰以此參決死生之分出

金方

動脉

十二經皆有動脉獨取寸口以決五臟六腑死生吉

凶之候寸口者脉之大會乎太陰之動脉也人一呼
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人一
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周於身漏
水下百刻榮衛行陰陽各二十五度爲一周也故五
十度復會於太陰太陰者寸口也即五臟六腑之終
始出千
金方

脉行氣逆順

孫尚藥曰凡診脉先視人之長短肥瘦形氣相得者
不病形氣不相得者有病形氣損者危形氣反者死
形氣既反脉又加之懸絕者形氣俱病見者立死故

急

人長脉亦長人短脉亦短人肥脉亦厚人瘦脉亦急
此形氣之相得也然人賴五行以生而常爲八邪所
攻若非次有誤中他邪得病亦易爲治療謂形氣相
得也形氣不相得而反者謂人長脉短之類若得病
必難拯治此是人之氣候無病者不久當病病者危
危者死矣切須畏忌樽節和氣養神勿更恣意不慎
轉耗天真深思出雞
峯方

四時之脉

凡脉順四時者謂春弦夏洪秋毛冬石中有和氣軟
滑而長乃是不病之人得病即易爲治療蓋從和氣

禮節
孔敬趨於注處

而生也用法萬全如氣反脉逆形氣相失名曰不可治是形盛氣虛形虛氣盛故不可治也凡人形氣俱虛安穀者過期而死不安穀者不過期而死安穀謂飲食且進期是八節之氣候也

出雞峯方

肥瘦虛實

診脉治病必先度人之肥瘦以調氣之虛實虛則補之實則泄之若形瘦脉小大骨中多氣者必死是形氣俱不足而脉反有餘故死也故人形盛脉細少氣不足者危危者近於死也猶有可治之理以氣不足而形盛故也其形氣相得者生是人形氣肥瘦長短氣

候相得故生也參伍不調者病謂脉氣交亂而不調故病也上下寸關尺三部脉如參樁者病甚三部脉左右手十至不可數者死是一呼一吸脉來往十至已上無生氣也故死矣

出雞峯方

形氣相得相反

大凡診脉先定四時之脉便取太過不及虛實冷熱寒温之數損益陰陽衰盛五行生剋臟腑所屬看之以為大法然後取其人形神長短肥瘦氣候虛實盛衰性氣高下布衣血食老幼強弱但順形神四時五氣氣候無過者生之本其形氣與五行者危病若過

盛而形氣反逆脉有懸絕死不治矣

出雜峯
普訪方

善別脉

郭玉廣漢人也後漢章帝時為侍郎為人善別脉知人生死帝令童男衣女子之衣詐云病使玉診脉玉曰此女誰言病據脉狀陽盛陰弱臣謂非女帝善之遷五官中郎將

龐安常脉法

察脉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一脉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凡平人之脉人迎大於春夏寸口大於秋冬何謂人迎喉旁取之內經所謂別於

石字字

作倍

一作尺

陽者也越人不盡取諸穴之脉但取手太陰之行度魚際後一寸九分以配陰陽之數而得關格之脉然不先求喉引繩之義則昧尺寸陰陽關格之所起寸四部於尺則上魚際為溢故言溢者寸倍尺極矣溢之脉一名關一名內格一名陰乘之脉曰外關者自關以上外脉也陰拒陽而出故曰外格陰生於寸動於尺今自關以上溢於魚際而關以後脉伏行是為陰壯乘陽而陽竭陽竭則死脉有是者死矣此所謂寸口四倍於人迎為關陰之脉者也關以後脉當一寸而沉過者謂尺中倍於寸口至三倍則入寸而為

覆故言覆者尺倍寸極矣覆之脉一名曰内關一名
曰外格一名曰乘陽之脉内關者關以下内脉也外
格者陽拒陰而内入也陽生於尺動於寸今自關以
下覆入尺澤而關以前脉伏行則為陽元乘陰而陰
竭陰竭亦死脉有是者死矣此所謂人迎四倍於寸
口為格陽之脉也經曰人迎與寸口皆盛過四倍則
為關格關格之脉羸不能極天地之精氣而死所謂
關格者覆溢是也雖然獨覆獨溢則補瀉以生之尺
部一盛瀉足少陽補足厥陰二盛瀉足太陽補足少
陰三盛瀉足陽明補足太陰皆一瀉而一補之四盛

則三陽極導之以鍼當盡取少陽陽明太陰之穴脉
靜者取三陽於足脉數者取於手瀉陽二當補於陰
一至寸而反之脉有九候者寓浮中沉於寸關尺也
且越人不敢取十二經者穴直以二經配合於手太
陰行度自尺至寸一寸九分之位復分三部部中有
浮中沉以配天地人也又曰中風木傷寒金温水熱
火温病起於濕濕則土病土病而諸臟受其害其本
生於金木水火四臟之變也陽浮陰濡為陰風濕陽
數陰實為温毒陽濡陰急為濕温陰陽俱盛為温瘧
其治之也風濕取足厥陰木手少陰火濕温專取少

一作金

一作温

一作金字

陽火傷寒取手太陰經手少陰火濕温取足少陰水
鄉人皆為我能與傷寒語我察傷寒與四温變辯其
疑似而不可亂也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
寓九候於浮沉分四候於傷寒此皆扁鵲略闡其端
而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
之病不逃焉出張右史集

太素之妙

予伯祖張諱寧宗廟諱字子充歙人也家舊以財雄鄉里
族人以醫名者因以尊意焉長聞蘄水道人龐君安
嘗以醫聞淮甸往從之遊一日丐者扣門自言為風

寒所苦龐君令以藥濟之丐者問當用何湯龐君見
其手執敗扇指以此煎藥調所服之藥公初不省其
意乃曰豈非本草所謂敗扇能出汗者乎龐曰狀公
辭歸嘆曰龐君用藥則善矣聞川有王朴先生者其
察脉非特知人之病而太素之妙能測人之死生禍
福見於未著之前服膺幾年盡得其妙乃辭而歸先
是宣之南陵有富者惟一子而家累萬計適中寒疾
以為不可救則氣息僅存以為可療則邈不知人召
公治之公笑曰正有此藥然此病後三日當蘇蘇必
欲飲水則以此藥與之服畢當酣寢切勿驚動醒則

汗解而安矣。富者如其言，其子之疾果愈。南陵宰其妻亦苦寒疾，醫者環視無所措手。公探囊中得藥服之，即起矣。如其言而亦安。祁門宰陳君縉聞公之名，召之。是時縣學士子餘三十人，聞公太素之妙，丞相汪公廷俊預學職，陳請遍診生員。公診至丞相，則曰：南人得北脈，後官當相國。然登第後必自北方起。時丞相欲往京師，家貧，公力贊其行。至京師，邈未有遇，因言于公曰：恐誤所許之術。公曰：安之，當達矣。未踰年，果登第，授北京大名簿。梁公子美辟之，遷至太中大夫。後至宣政末，力贊太上皇入繼大寶，而正位槐。

其皆自北方起也。丞相范公堯夫當徽朝即位之初，朝廷以其舊德元勳，將虛左召之。而丞相嬰疾，召公診視，問曰：某此去壽幾何？公曰：丞相脈不出半年。丞相曰：使其得至京師，皆先生力也。公曰：如此則可。丞相遂同公朝京師。朝廷方欲大用范公，力辭，授以醴泉觀使。奏公以假承務郎，丞相後果以不起聞矣。公出京至宋尚書蹇公序辰，知應天府，召公察脈。公曰：尚書無官脈，旦夕必有失。俄被旨放歸田里，未踰半年，復召公察脈，問曰：某復如何？公曰：今日之脈與前不同，當得郡矣。不踰時而知杭州蔡元度樞密吳國。

夫人王荆公女也。有疾召公而愈。嘆曰：天下醫工未
有妙如張承務者。黃君謨誥授淮西提刑。過當塗。過
之。公察脉而言曰：大夫食祿不在淮西。相次還朝矣。
然非今日宰相。所謂宰相者猶未起。起則有召命。不
滿歲當三遷。又曰：大夫不病而細君病。良可憂。九月
以後。朝廷召蔡公京用之。而黃君階此而進。一步之
內。皆如公言。作序送公曰：余自崇寧年中授淮西提
刑。待次南歸。過當塗。遇故人張子充。爲予切脉而言
曰：大夫食祿不在淮西。相次還朝矣。然非今日宰相
所謂宰相者猶未起。起則有召命。不滿歲當三遷。又

作美 作歲

曰：大夫不病而細君病。良可憂。九月。今丞相蔡公當
國被旨。除戶部郎中。八月。遷吏部。九月。壽縣君劉氏
卒。十二月。遷左司。此數者與子充之言若合符節。夫
察人之脉。知其病。可治不可治。固有之矣。察夫之脉
而知婦死生者。間或有之。至於察庶官之脉。而知當
朝宰相之出入。未之見也。自非術數窮天地。智識窺
造化。其孰能與於此哉。三年六月。爲之賦詩。因序其
略。黃山樓掛斗牛星。三十六峯森翠屏。溫泉一派注
東溟。下有丹砂連赤城。軒轅黃帝招廣成。採山飲水
學長生。夜半常談內外經。飄風驟雨迅雷霆。獨騎龍

一有不病字

一作東

一作形

正立曰後似頭右耳

去遊天庭至今山水默通靈張君盡得其精英温潤
 如玉清如水放指測人無遜形三尸九蟲潛震驚富
 貴貧賤及死生自量多少提重輕無嫌黑白太分明
 片言隻字皆至誠當時宰相及公卿邀至在門倒屣
 迎其言束縵色騎矜馬須欲往人不行惠然訪我來
 崑崙且謂連珠脉已行口不可傳心可銘一飲三斗
 如建瓴老夫先醉君獨醒短歌不足為先轂尚有史
 官書姓名及姑熟李公端叔之青山郭公功甫正尚
 書黃公道太尉薛公摩皆樂與之遊先是郭功甫有
 子得異疾四肢如削人視其氣息僅存以命在須臾

召公診之公曰無足憂翌日功甫飯公公曰所召何
 人功甫即言所召者惟吾子充一人而已公曰可增
 一客及期問公何人可預此席公以郭之病子對功
 甫曰兒如此豈能陪燕豆公未應間力請其子同席
 遽授一藥酒未再進疾大作涎沫皆出公令視之必
 有物在其間果得一魚骨隨出舊困頓愈有詩送公
 云君不見左真人韓伯休聞名不可見今迺逢張侯
 張侯生新安殷名滿皇州探賸陰陽關壽命推短修
 何代無異人志妙安可求靈丹輒起死固非醫之流
 衣冠乃儒者眉宇仙氣浮願言分一粒洗我千歲憂

高飛出塵寰相追汗漫遊而黃公道夫序之則曰張君字子充得脉於異人來遊京師能以疾證占休咎告于省府之官累皆中或怪其異疑用他術寓言在脉予曰不然萬物墮五行數中五行之在五臟死生禍福之變動于脉見于面聞于聲乃其深切著明者也又何疑之哉其術方行於京師偶以憂還江上略書其事以告東南好事者與之共信焉元符己卯正月二十二日險山蕃裳書及紹興間待制曾公開守徽日視事之始因召先祖揮字子發醫乃問曾出外方否對以蚤歲從先兄子充往建康公再三嘆曰子

充之術非常術也不知其爲此邦人詢待制公迺薛公子婿爾當公在都下時鄉邦前輩在國學者無不扣之而殿院胡公汝明求診公曰公當登第然心脉未圓候圓則成矣移往見之許其不出此舉遂中壬辰年之第先是士夫聞公名者皆踵至沓來惟恐其後有授全齊貳車者方其未有所授公診脉謂之曰公脉止有七日及五日有全齊貳車之除乃曰張某妾人耳言我脉止有七日今五日乃有此除深怒之及七日晨起盥嗽遽仆于地子弟視之已不可救亟召公而告其疾公曰鰕游脉見前已言之不可療矣

推子

公禮因而更設也

一作六

稟毛以自事焉

其子後作文擬扁鵲過齊見齊桓之事推美公之先
 見如此公歸鄉時承議董正封為徽守召診其脉公
 曰承議今歲必當蔭子董以為官既未該奏補亦非
 郊祀之年族人中亦未有可以奏官及之者疑之適
 宛陵幕僚公檄至徽亦云子充之言不獨許承議亦
 許宛陵守矣恐不足信未踰年而徽廟登極凡守土
 之臣並得捧表恩澤先祖隨侍至建康一日有一婦
 人扣門求藥伯祖偶不在舍先祖為診之既歸則稟
 伯祖以婦人衣脉所受之患并所與之藥伯祖云如
 吾弟所與病多退矣此婦人據其脉氣當娶居三年

左乳下必有一黑誌或再來當問之適及三日而婦
 人果再來扣門先祖問其所以果如伯祖之言及紹
 興丙寅資政何公鑄謫居新安先祖累蒙資政招醫
 後何公有序送之云余自弱冠遊學金陵已聞張子
 充以醫名江東士大夫多神其術以謂其察脉非特
 知人之疾至於貴賤禍福期以歲月旬日若神余嘗
 異之而恨未識其人也後三十年余謫居新安識其
 弟揮方知子充為此邦人且聞其事甚詳揮嘗親授
 指教於子充故其議論有據切脉精密今為此邦醫
 師之冠余居徽三年多賴其診治故特書之因以見

子充之術果不凡其傳於後者猶如此也惜乎公名
盛於崇寧大觀時而享年止四十有九卒於南昌是
日也晨起見郡將云某之大事在今日午時後事必
當累公郡將曰不至此公曰吾診脉血已入心矣使
人候之果如期而卒張季明自記其伯祖子充事

魚遊蝦戲

太常博士楊日宣病寒郝允診曰君脉首震而尾息
尾震而首息在法爲魚遊蝦戲不可治不數日死

氏聞
見錄

傷寒

百病之本

真誥有言曰常不能慎事上者自致百病之本而怨
咎於神靈乎當風臥濕反責它人以失覆皆癡人也
夫慎事上者謂舉動之事必當慎細思之若飲食恣
情陰陽不節最爲百病之本致使虛損內起風濕外
侵所以共成其害如此者豈得關於神明乎惟當勤
於藥術療理爾

察病先識其源

欲療病先察其源先候其病機五臟未虛六腑未竭
血脉未亂精神未散服藥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

痲勢已過命將難全

病之所由

夫病之所由來往多端而皆關於邪邪者不正之因謂非人身之常理風寒暑濕饑飽勞逸皆各是邪非獨鬼氣疫癘者矣人生氣中如魚在水水濁則魚瘦氣昏則人病邪氣之傷人最爲深重經絡既受此氣傳人臟腑臟腑隨其虛實冷熱結以成病病又相生故流遍遂廣精神者本宅身以爲用身既受邪精神亦亂神既亂矣則鬼靈斯入鬼力漸強神守稍弱豈得不致於死乎古人譬之植楊斯理當矣但病亦別

有先從鬼神來者則宜以祈禱祛之雖曰可祛猶因藥療有益昔李子豫有赤丸之例是也其藥療無益者是則不可祛昔晉景公膏盲之例是也大都鬼神

出三院本

草

六經傷寒用藥格法

夫傷寒始自太陽逆傳陽明至于厥陰而止六經既別治法不同太陽屬膀胱非發汗則不愈必用麻黃者以麻黃生於中牟雪深五尺有麻黃處雪則不驟蓋此藥能通內陽氣却外寒也陽明屬胃非通泄則

不愈必用大黃芒硝以利之。少陽屬胎無出入道柴胡與半夏能利能汗佐一子芩非此不解。太陰屬脾中州土也。性惡寒濕非乾薑白朮不能溫燥。少陰屬腎性畏寒燥非附子必不能溫。厥陰屬肝藏血養筋非溫平之藥不能潤養。此經常之道也。後學不知倫類妄意進餌遂致錯亂。諸證蜂起天傷人命可不救辯。且三陽病汗下和解人必知之。至太陰脾經溫燥不行亦當溫利。自陽明出如溫脾丸用大黃者是也。少陰腎短雖用附子復使麻黃則知少陰亦自太陽出厥陰用桂自少陽出明矣。及其二陽鬱閉皆當自

陽明出故三陰皆有下證。如少陰口燥咽乾下利清水。太陰腸滿時痛厥陰舌絳腎縮皆當下之。學者宜審詳不可率易投也。

傷寒有五

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自霜降。至春分。傷風冷即病者謂之傷寒。冬受寒氣。春又中風而病者謂之溫病。至夏發者名熱病。病而多汗者謂之濕溫。其傷八節虛邪者謂之中風。

陽證傷寒

程元章婺源游汀人。與妻皆嗜食鱉。婢梅香主包餅。

每滋味不適口必撻之嘗得一大者長尺方操刀欲
屠覩其伸縮顛悸爲之不忍指而與言我尋常烹製
少失必遭杖責今放汝不殺亦不過痛撻一頓遂
解縛置於舍後汗池中池廣二丈水亦未嘗竭程夫
婦以鰾肥大且滿意飫餐既失之怒甚杖婢數十經
二年婢患熱疾發狂奔躁不納粥飲體熱昏憤蓋陽
證也家人知不可療昇入池上茅亭以待絕命明日
天未曉聞有扣宅後門扉者謂爲鬼物叱去之乃言
我是梅香病已無事今乞歸家啓門信然問其故對
曰半夜後髮髻見一黑物將濕泥草徧覆我身環繞

三四十匝便覺心下開豁四肢清涼全無所害始知
猶在亭子內程氏未以爲然迨暮復使往徼昨夕偃
臥而密伺察之見巨鰾自池出嚼水藻浮萍遮覆其
體程不省所以婢詳道本末云鰾視昔其大加倍而
尾後穿竅尚存於是涸池取得之送諸深溪程追悼
前過不復食此鄉人聞者相傳以爲戒邑醫虞和仲
時到彼親見其事焉洪州林夢弼言熱證之極猝未
可解者汲新井水浸衣裳互熨之爲妙不謂水族細
微亦能如此蓋陰德所招云

出類編

竹葉石羔湯

袁州天慶觀主首王自正病傷寒旬餘四肢乍冷乍
熱頭重氣塞脣寒面青累日不能食勢已甚殆袁唯
一醫徐生能調治此病診之曰脉極細虛是爲陰證
必服桂枝湯乃可觀宇去城三里徐居在城內留藥
而歸未及煮若有語之曰何故不服竹葉石膏湯王
回顧不見觀中但有一老道士適入市只小童子存
呼問之曰恰何人到此曰無人自正惑焉急遣邀徐
醫還告曰或教我服此如何徐曰寒燠如冰炭君之
疾狀已危果餌前藥立見委頓他日殺人之謗非吾
所能堪也自爲煮桂枝湯一碗曰姑飲之正使不對

病猶未至傷生若已發躁狂眩旋用師所言未爲晚
方酬答次復聞耳傍人云何故不肯服竹葉石膏湯
自正益悚俟命徐去即買見成藥兩服付童使煎又
聞所告如初於是斷然曰神明王告我殆是賜以便
生安得不敬聽即盡其半先時所不能舉若載物千
斤倏爾輕清脣亦漸暖咽膈通暢無所礙悉服之少
頃汗出如洗徑就睡及平旦脫然常時自正爲人謹
飭常茹素與人齋醮盡誠故爲神所佑如此

出庚志

聖散子之功

聖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州民病得此藥全

活者不可勝數所用中下品藥略計每千錢即得千服所活已及千人昔薄拘羅尊者以一阿梨勒施一病比丘故護報身身常無衆疾

柴胡呔咀

朱肱吳興人尤善於傷寒在南陽太守盛次仲疾作召肱視之曰小柴胡湯證也請併進三服至晚乃覺胸滿又視之問所服藥安在取視乃小柴胡散也肱曰古人製呔咀剉如麻苳大煮清汁飲之名曰湯所以入經絡攻病取快今乃爲散滯在膈上所以肯滿而病自如也因旋製自煮以進兩服遂安

出夷堅志

